

花一般的罪惡

邵 洵 美

上 海

金 屋 書 店

十 七 年

五 月 五 日 初 版

每 本 實 價

精 裝 九 角

平 裝 五 角

版 權 所 有

序 曲

我也知道了；天地間什麼都有個結束；
最後，樹葉的欠伸也破了林中的寂寞。
原是和死一同睡著的；但這須臾的醒，
莫非是色的誘惑，聲的慳憊，動的罪惡？

這些摧殘的命運，汗濁的墮落的靈魂，
像是遺棄的尸骸亂鋪在淒涼的地心；
將來溺沈在海洋裏給魚虫去咀嚼吧，
啊，不如當柴炭去燒燃那冰冷的人生。

目次

序曲

還我我的詩

歌

Madonna Mia

五月

Z 的笑

月和雲

我們的皇后

頹加蕩的愛

昨日的園子

春

一滴香涎

恐怖

墮落的花瓣

To Sappho

To Swinburne

花

春天

我忍不住了

來吧

死了有甚安逸

愛的叮囑

甜蜜夢

Ex dono Dei

我是隻小羊

Légende de Paris

情詩

戀歌

日昇樓下

上海的靈魂

花一般的罪惡

還我我的詩

還我我的詩，淫娃，

 啊得了你的吻，失了我的魂。

我也像太陽般癡，

 一天天環繞著，追逐著晨星。

啊我的晨星，淫娃，

 爲了你，我寫不出一字半句。

要是你不愛我時，

 我將怎樣來寄託我的憂慮？

歌

多少朵花兒謝了，
多少張葉兒落了，
多少株樹兒枯了，
啊我們的上帝。

四月帶來了五月，
十月趕走了九月，
青色變成了白雪，
啊我們的上帝。

憂愁與快樂和了，
魔鬼將天神騙了，
不死的愛情病了，
啊我們的上帝。

Madonna Mia

啊，月兒樣的眉星般的牙齒，
你迷盡了一世，一世爲你癡；
啊，當你開閉你石榴色的嘴唇，
多少有靈魂的，便失去了靈魂。

你是西施，你是浣紗的處女；
你是毒蟒，你是殺人的妖異：
生命消受你，你便來消受生命，
啊，他們愿意的愿意爲你犧牲。

怕甚，像蜂針般尖利的慾情？
刺著快樂的心兒，流血涔涔？
我有了你，我便要一吻而再吻，
我將忘却天夜之後，復有天明。

五 月

啊慾情的五月又在燃燒，
罪惡在處女的吻中生了；
甜蜜的淚汁總引誘着我
將顫抖的唇親她的乳壕。

這裏的生命像死般無窮，
像是新婚晚快樂的惶恐；
要是她不是朵白的玫瑰，
那麼她將比紅的血更紅。

啊這火一般的肉一般的
光明的黑暗嘻笑的哭泣，
是我戀愛的靈魂的靈魂；
是我怨恨的仇敵的仇敵。

天堂正開好了兩扇大門，
上帝吓我不是進去的人。
我在地獄裏已得到安慰，
我在短夜中曾夢着過醒。

Z 的 笑

我知道了你的心，冷的火炎，
像在燃燒的冒著煙的冰窖。
你低了頭笑，你有意將背心向了我而笑，
啊，你蛇腰上的曲線已露著愛我的愛了。

爲甚你不常和我說話，說話，
祇是不相關地望望又笑笑？
你低了頭笑，你有意將背心向了我而笑，
莫非你在我眼睛中已見到了我的需要？

啊，你的心，你的背心，你的腰，
可容我將指尖兒抓上一抓？
你低了頭笑，你有意將背心向了我而笑，
我不問你笑些什麼，我的心早已滿足了。

月 和 雲

月中有愛，雲中什麼沒有；
雖然，一個有一個的溫柔？
啊，可惜不能捉了月和雲，
將他們來秤秤誰重，誰輕。

一個，有像蝌蚪般的眼睛，
一個，有未曾刺傷的櫻唇；
啊，兩件仙神羨慕的妖珍，
可容我，可容我一人來吞？

我已有桃紅的罪惡，千千；
灰色的慾求吓，無厭無厭。
啊，爲甚這有了我的世界，
有了她，有了她又有了她？

我們的皇后

爲甚你因人們的指摘而憤恨？
這正是你跳你肚臍舞的時辰，
淨罪界中沒有不好色的聖人。
皇后，我們的皇后。

你這似狼似狐的可愛的婦人，
你已毋庸將你的嘴唇來親吻，
你口齒的芬芳便毒盡了衆生。
皇后，我們的皇后。

管什麼先知管什麼哥哥爸爸？
男性的都將向你的下體膜拜。
啊將我們從道德中救出來吧。
皇后，我們的皇后。

頹加蕩的愛

睡在天牀上的白雲，
伴着他的並不是他的戀人；
許是快樂的愆愆吧，
他們竟也擁抱了緊緊親吻。

啊和這一朵交合了，
又去和那一朵纏綿地厮混；
在這音韻的色彩裏，
便如此吓消滅了他的靈魂。

昨日的園子

靜了靜了黑夜又來了；
她披著灰色的尼裳，
懷抱著憂鬱與悲傷，
啊她是殺光明的屠刀。

她隱瞞了上帝的住處；
牛馬鷄犬烏龜與人，
于是便迷茫地搜尋，
末後找到了魔鬼之居。

這裏有個昨日的園子，
青的葉兒是黃了的；
鮮的花兒是謝了的；
活潑的鳥兒是死了的。

還有一對有情的人兒，
相相地擁抱了親吻；
沒有氣吓也沒有聲，
啊他們是上帝的愛兒。

春

啊這時的花香總帶着肉氣，
不說話的雨絲也含着淫意；
沐浴恨見自己的罪的肌膚，
啊身上的緋紅怎能擦掉去？

一滴香涎

啊朋友你站在浣紗的溪邊，
你可在懷想那過去的紅顏？
蚯蚓吞食著的穢臭的泥裏，
有美人兒最後的一滴香涎。

啊爲了這同樣的一滴香涎，
你已沒福寄身聖廟的破簷，
你受盡了人的謾罵與天譴！
誰又來了解你誰又來可憐？

啊可是這同樣的一滴香涎，
曾沒沉了十百千萬的宮殿；
文人才子爲了她醉生夢死。
金盔鉄甲的武士氣息淹淹？

啊莫非這同樣的一滴香涎，
像雪一般清涼像蜜一般甜？
愛吧儘量地愛你要愛的吧，
好蜂兒不再去謝了的花間。

恐 怖

我底心中還留着
你底小影，
我底嘴上却消了
你底唇痕；
太陽的紅光已聚
在山肩了，
啊那上燈的時分
又要到了。

鼻裏不絕你那
醜惡的香氣，
眼前總有你那
血般的罪肌；
太陽的紅光已聚
在山肩了，
啊那上燈的時分
又要到了。

墮落的花瓣

墮落的花瓣
貼緊你
青衫的衣襟，
怪香的。

美人是魔鬼；
愛了你，
她總沾污你，
一定的。

To Sappho

你這從花牀中醒來的香氣，
也像那處女的明月般裸體——
我不見你包着火血的肌膚，
你却像玫瑰般開在我心裏。

To Swinburne

你是莎蕭的哥哥我是她的弟弟，
我們的父母是造維納絲的上帝——
霞吓虹吓孔雀的尾和鳳凰的羽，
一切美的誕生都是他倆的技藝。

你喜歡她我也喜歡她又喜歡你；
我們又都喜歡愛喜歡愛的神秘；
我們喜歡血和肉的純潔的結合；
我們喜歡毒的仙漿及苦的甜味。

啊我們像是荒山上的三朵野花，
我們不讓人種在盆裏插在瓶裏；
我們從爛泥裏來仍向爛泥裏去，
我們的希望便是永久在爛泥裏。

花

天和地結婚便生了他，
自然教育着漸漸長大；
他知道了什麼是愛，
他知道了什麼是美。

他充滿了詩詞的美麗，
是無聲的音樂的具體；
便沒別的貢獻添助，
也盡了生命的義務。

他沒有姊妹沒有兄弟，
他不覺無聊反覺有趣：
大宇宙是他底宅窩，
枝和葉是他底伴侶。

他愛看他足下的溪溝，
向着無障礙處笑着流；
有時小石攔住中途，
他便從他身上跳過。

他也愛他頭上的白雲，
有超脫和高尙的精神；
雖有時友朋着灰濁，
但幾曾有一次墮落。

他愛風不被環境束縛，
自由地逍遙東西南北；
曾踏盡高山底頂蓋，
也曾吻遍了洋與海。

他知道了太陽底本能，
他知道了月亮底潔淨；
本能不是時間造成，
潔淨方有白的光明。

他最怕那悲哀的鳴鳥，
在甜蜜的空中說牢騷；
明明是快樂的歌調，
却含着眼淚來呼號。

他惜着那腥穢的世界，
憐着人們被齷齪淘汰；
他希望忍耐的雨珠，
把這汗漬一一洗去。

他便吞了仙神的露漿，
吐出了他氣息的芬芳；
將地獄染成了天堂，
一切煩惱消滅淪亡。

春 天

當春天在枯枝中抽出了新芽，
處女的唇色的鮮花開遍荒野；
淚兒溶化了白雪的她仍過著
一個長夜，一個長夜，一個長夜。

啊，看這柳葉子籠遮著的黃鶯
獨自顫動著翅膀嘔吐著雲霞；
煩悶，羨慕，痛苦，希望，送去了她
一個長夜，一個長夜，一個長夜。

啊，爲了春天枯枝抽出了新芽；
啊，爲了春天荒野開遍了鮮花；
爲了什麼，爲了什麼，她要過著
一個長夜，一個長夜，一個長夜？

我忍不住了

我忍不住了我忍不住了！
白露總離不了秋的黑夜；
地的上面天天有個天在，
啊我怎能有一忽不見她？

我忍不住了我忍不住了！
燈儘望着月月儘望着燈；
偶然的風孃珊珊地步來，
我想抱她喲却揪痛了心。

來 吧

我便這樣地離了你，
我便這樣地離了帶淚的你，
你是染露的青葉子，
我便像那花瓣吓落下了地。

啊你我底永久的愛……
像是雲浪暫時寄居在天海。
啊來吧你來吧來吧，
快像眼淚般的雨向我飛來。

死了有甚安逸

死了有甚安逸死了有甚安逸！
睡在地底香聞不到色看不出；
也聽不到琴聲與情人的低吟，
啊還要被獸來踐踏蟲來噬嚙。

悶悶的心中的煩惱永遠鬱結，
儘你有千千萬萬苦去對誰說？
伴著腥臭的泥土穢汙的蚯蚓，
長在黑暗中過著寂寞的年月。

囡施的冷唇怎及××的手熱？
惟活人吓方能解活人的飢渴。
啊與其與死了的美女去親吻，
不如和活著的醜婦推送爛舌。

愛的叮囑

你是知道了的，我怎愿
我底玉石之書去走進那金銀之寶庫！
進去了時你是知道的，
我底有歸宿的心又入了無目的的路。

爲什麼呢，好端端的魚
要獨自在泛濫洶湧的浪滔中去游泳？
爲什麼呢，小小的羊兒
要獨自在獅洞虎穴狼窩狐窟前游行？

啊使若你心愛的人兒
徘徊在比牢獄更可怕的陷阱之周圍，
你要是是有魂靈的人，
可仍像袒腹的荷葉臨着秋風般安泰？

啊已將疲憊而厭煩了。
從生之戶帶着快樂憂愁到死之門前。
啊關開的門戶太多了，
請勿再問來去的道路而對仇讎乞憐。

甜 蜜 夢

可愛的，可怕的，可驕人的，
處女的舌尖，壁虎的尾巴。
我不懂，你可能對我說嗎，
四月的嘴唇中真有愉快？

啊，玫瑰色，像牙色的一床，
這種的甜蜜夢，害我魂忙：
我是個罪惡底忠實信徒：
我想看思凡的尼姑御裝。

Ex dono Dei

爲什麼白水的海洋不是白的，
千萬年的雨吓也洗不淨天地？
啊我曾在光明裏看見了黑暗——
穢污的皮膚貼着乾淨的身體。

甜蜜的日中或是酸苦的月下，
我當吻着你的唇吻着你的心，
像在深奧的山谷裏呼號奔跳；
像在熱烈的澗泉裏沐浴游泳。

我是隻小羊

我是隻小羊，
你是片牧場。
我吃了你我睡了你，
我又將我交給了你。

半暗的太陽，
半明的月亮，
嬰孩的黑夜在招手，
是小羊歸去向時候。

小羊歸去了，
牧場忘懷了。
我是不歸去的小羊，
寧晚伴著你這牧場。

Légende de Pâris

啊我底可愛的維納絲，
我把這金蘋果送給你；
你快給我個美人絕世，
這次的勝利乃是你底。

但這美人吓須要像你，
須要完全的像你自已，
要有善吸吐沫的紅唇；
要有燃燒著愛的肚臍：

也要有皇陽色的頭髮；
也要有初月色的肉肌。
你是知道了的維納絲，
世上祇有美人能勝利。

美人是遮蔽天的霞雲；
美人是浪之母風之姊；
美人是我底靈魂之主，
啊卻也是時光底奴隸。

情 詩

兩瓣樹葉般的青山，
夾着半顆櫻桃般的紅陽；
我將魂靈交給快樂，
火樣吻這水般活潑的光。

啊淡綠的天色將夜，
明月復來曬情人的眼淚
玉姊吓我將歸來了，
歸來將你底美交還給你。

戀 歌

碧玉的天池，
白璧的雲荷：
雲荷祇生在天池中，
天池中祇生着雲荷。

天池便是你，
雲荷便是我；
我祇生在你的心中，
你心中祇生着個我。

日昇樓下

車聲笛聲吐痰聲，
倏忽的烟形，
女人的衣裙。

似風動雲地人湧，
有肉腥血腥
汗腥的陣陣。

屋頂塔尖時辰鐘，
十點零十分；
星中雜電燈。

我在十字的路口，
戰顫着慾情；
偷想着一吻。

上海的靈魂

啊，我站在這七層的樓頂，
上面是不可攀登的天庭；
下面是汽車，電綫，跑馬廳，

舞臺的前門，娼妓的後形；
啊，這些便是都會的精神：
啊，這些便是上海的靈魂。

在此地不必怕天雨，天晴；
不必怕死的秋冬，生的春：
火的夏豈熱得過唇的心！

此地有真的幻想，假的情；
此地有醒的黃昏，笑的燈；
來吧，此地是你們的墳塋。

花一般的罪惡

那樹帳內草褥上的甘露，
正像新婚夜處女的蜜淚；
又如淫婦上下體的沸汗，
能使多少靈魂日夜醉迷。

也像這樣個光明的早晨，
有美一人踏斷了花頭頸；
她不穿衣衫也不穿袴裙，
啊，是否天際飛來的女神？

和石像般跪在白雲影中，
憊倦地看着青天而祈禱。
她原是上帝的愛女仙妖，
到下界來已二十二年了。

她曾跟隨了東風西方去，
去做過極樂世界的歌妓；
她風吹波面般溫柔的手，
也曾彈過生死人的銅琵琶。

她嚙淚的喉嚨唱的一曲，
曾衝破了夜的靜的寂寞；
曾喊歸了離坟墓的古鬼；
曾使悲哀的人聽之快樂。

她在祈禱了，她在祈禱了，
聲音戰顫着，像抖的月光，
又如那血陽渲染着粉牆，
紅色復上她死白的臉上。

“啊，上帝，我父，請你饒恕我！
你如不饒恕，不妨懲罰我！
我已犯了花一般的罪惡，
去將顏色騙人們的愛護。

人們愛護我復因我昏醉，
將淚兒當水日夜地灌溉；
又買弄風騷吓對我獻媚，
幾時曾想到死魔已近來。

啊死魔的肚腹像片汪洋，
人吓何異是雨珠的一點；
啊，死魔的咀嚼的齒牙吓，
彷彿洶湧的浪滔的鋒尖。

“我看着一個個捲進漩渦，
看着一個個懊悔而咒咀，
說我是她蝸心腸的狐狸，
啊，我父，這豈是我的罪過？

“但是也有些永遠地愛我，
他們不罵我反爲我辯護；
他們到死他們總是歡唱，
聽吧，聽他們可愛的說訴：

“世間原是深黑漆的牢籠，
在牢籠中我猶何妨與濃：
我的眉散亂，我的眼潮潤，
我的臉緋紅，我的口顫動。

“啊，千萬吻曾休息過的
嫩白的醉香的一塊胸膛，
夜夜總袒開了任我撫摸，
撫摸倦了便睡在她乳上。

“啊，這裏有詩，這裏又有畫，
這裏復有一剎那的永久，
這裏有不死的死的快樂，
這裏沒有冬夏也沒有秋。

“朋友，你一生有幾次春光，
可像我天天在春中蕩漾？
怕我祇有一百天的麻醉，
我已是一百年春的帝王。

‘四月的嘴唇中祇能產生
甜蜜結婚痛苦分離死亡？
本是不可解也毋庸解釋，
啊，這和味入人生的油醬。’

上帝聽了，吻着仙妖的額，
他說：煩惱是人生的光榮；
啊，一切原是“自己”的幻相，
你還是回你自己的天宮。

仙妖撒脫了上帝的玉臂，
她情愿去做人生的奴隸；
啊，天宮中未必都是快樂，
天宮中仍有天宮的神祕。